史記抄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傳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

門字他本作間字是

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學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他本亦作曰字

丞相御史言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其稍高者則
類奏
其最高者則
特奏

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
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
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
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詩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太史公傳儒林不採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之旨獨跡六藝門戶此其不知學之故也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而於此亦可槩見矣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

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
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
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
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
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
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

以爲太中大夫舍魯賈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
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
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
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
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姓也慶忌爲
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
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
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

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
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
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
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
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
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
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
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
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
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

依別本增入

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

直是罵語言安得因是書乎指固也

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

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

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亷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

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

固老罷歸之時固巳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

倒挈

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

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

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常山王

爲博士景帝時

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

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書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治經之弊）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

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
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
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
官大夫以容爲禮禮之士也太史獨摯而著之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
天資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
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
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
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春秋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
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
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
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
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
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
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

遂即下通字意

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
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
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
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
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
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
學至大官

儒林傳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六

酷吏列傳

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次武帝一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畧而他傳亙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内横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酷吏十人行皆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正說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文說惡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
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
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
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
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

乃竟字於是字有惜之之意

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郅都又酷吏中之賢觀其威懾匈奴可知之矣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極貌形容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郅都誅死

寧作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此郅又提在前爲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
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
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
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
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乃貰貸買
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忮意堅也文惡以文法傷害人也漢書去与字俱字

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甯成得以髠鉗脫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總敘）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甯成傳）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借人形容）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

忽作一提閃合上下傳

湯傳最詳盡此傳湯為魁

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陽由棄市

趙禹者斄音胎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詳湯傳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得壽終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以為能訶嫉之意深矣

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掘地為阬曰方湯主治之

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
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
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
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
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
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
應禹傳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按禹傳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
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此却以兩人合作而兄事禹禹為
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

謝務在絶知友賔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輙
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
爲小吏乾沒隨勢浮沉與長安富賈根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摹寫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此下湯禹合叙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極工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亭平也疑法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媚上處奏讞疑事必
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
○此下章法告整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極巧上意所便必
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

湯毋術自詔微巧不意史公乃特焉

於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鎖上結）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姧名）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浮譽）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

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許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

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
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
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
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
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
舉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
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
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
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從趮綱淸同於於實占快晶意今人讀惡吏稱殺守不於細味自見段敘了者須得法卻無此境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應）始湯爲小吏時與（後前案）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提）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可）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伏后案）摩足趙國以冶鑄

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前云湯爲御史大夫七年敗中云窮竟其事未奏末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節者皆叙事起伏血脉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欺心如是丞相

見知丞相患之（事叢）三長史皆害湯（綱）欲陷之（又提）始長史朱買臣（評）

（目）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以下敘三長史甚有條理）買臣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

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

助（伏后案）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詳）

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

（此兩人合敘）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合）已而失官守長史（略）詘體於湯湯數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三人合）以故三長史合

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至此又合三長史陷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重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乃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提說話頭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了兩人案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禹責湯是矣其自謂如何湯乃爲書謝曰湯

高云禹用法相刻輕之隱陽則罪不問矣故得以壽終

董份曰以禹平也乃因來益急反名禹為平耳

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
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
皆所得奉賜(廉)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
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
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結果前事)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
(又及趙禹)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提前語)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
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狼而平)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
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湯自(殺)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提話頭）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客太詳）寧成家居。（忽然及此）上欲以為郡守。（甯成事不入本傳而附入縱傳以客形主也）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孔氏暴氏二家
素豪猾者
平氏杜衍二県
名

治民。○挿此一段最奇先說甯成之威然後說縱能上制成循先說郅都之威然後說成能陵都也。
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
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
(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
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
之屬皆犇亡。甯成為酷吏而縱復破甯成之家可為一笑。南陽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
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

報殺四百(實)餘人其後郡中不寒(極其形容)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挿)
時趙禹(各)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而縱以(主)鷹擊毛鷙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
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虛)
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
殺(波)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
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
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
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

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縱棄市附見同事歲月也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草來漢書作退采乃明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
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
吠之盜○道不拾遺變文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
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
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者復見之楊僕傳中天子聞
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請名禍猾吏與
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戍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
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
尉

徙諸名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楊僕傳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溫舒及末篇盜

僕与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

缿音項 如今之投書函中

伯言阡陌 格言村落 言村落阡陌之置長也

賊滋多之故太史公垂居久之病死楊僕死而溫舒復○接上、客、

在傳酷吏不爲僕傳也卻入在第二次作中尉中於戒

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惽惽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

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

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

刻○兩言為人　此段似張湯傳

姦盜賊溫舒爲人讇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

○重說

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

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

陜　總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

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

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

温舒与弟同三族而
两妻家各一故為五
也

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説拜為少府徙為右内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
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温舒自殺）
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温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光祿徐自
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叙酷吏死事皆詳）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
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
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尹齊得病死而仇家燒其尸）自温舒等以

此本是尾及罪之篇末能插入此傳中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插子傳宜如此

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酷吏爲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使出矣)之南陽有梅免(梅白皆姓也)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直指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

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音媚）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減宣自殺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次至也）骨宣爲左內史

周為廷尉其治(綱虛)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詳)者因而
陷之上所欲釋(目實)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
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
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
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
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
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
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杜周獨得以富厚終）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

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
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 ○抑
○以此叙廉汚獨詳 ○揚 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收拾
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
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
數哉何足數哉 予讀酷吏傳諸所刻轢吏民盖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間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仇家爲爇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酷吏傳畢

只摸平叙去本好大喜功意節節生評中間諸国隨手插入或詳或畧筆力甚馳騁風神具血脈貫

史記抄卷之八十七

大宛列傳

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㴱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國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提。大宛之跡突然起須如此妙妙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一口咬着牙根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經也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

插入大夏無妨
董份曰臣大夏而
居者言大夏服
屬爲臣而月氏因
居其地也

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
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
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
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
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
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
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

君之

高云揔以大宛為主四弁則着東西南北字形勢役了指讀以人叙化率多向之者以其不知

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足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太○史○次○要○領○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騫既泛大宛歸所指畫旁諸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

是[illegible]也

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
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
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
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
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
焉國腳六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北海寫乃將似是傳聞語耶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董份曰西北方暑溼故務誇其異

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遙〻萬里更思見故物如所寄歸鄉悅懷感目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
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冷暖二池
毒國。以上如基盤以下如着碁 大夏烏孫事皆出騫言敘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
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
同而卑溼暑熱云 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其人民乘象以
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illegible]

閉漢使見閉于夷也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挑則武帝主意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

數千里外而迅蜀物。然思通蜀。以為從天而降而漢初先有之。為張騫所失。此正為張騫疏貼也

殺字無。不必增入。

高云言外言乎特加見失侯句史公之筆何其尖刻也

此只是武帝初欲通之耳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復結轉）（陡然入此為打断匈奴右臂）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客）
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
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
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
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
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

高云寒之策正言使大夏從蜀為經耳今復言出其烏孫乎前不言而今言之蓋因失侯窮計為此徼倖也

烏孫亦從張騫畢序出而序身每日一妙境

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
昆莫生棄於野烏嗛（同銜）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
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
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
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
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
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
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
也既連烏孫自其西（騫通烏孫）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

照傳句出旁去国

寫騫自取其慢爲開邊生事

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
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
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
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
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綱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
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
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客情昆莫有十餘子其
國分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
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

完張騫事

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
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
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
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
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近接）騫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
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
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
爲大行列于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
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

若及也

高云漢所以遣使非常乃宛馬史公乃云天子好宛馬使者相

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騫結案）然張騫鑿空（收拾）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信也）自博望侯騫死後（詳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此段錯綜）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先提在此）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根）因益發使抵安（騫死以後）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節節應前）而天子好宛馬（根）使者相望於

蛋打道不まろ
宛馬書遺使者史
公以此文之人

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
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
既滅越接上復事西南夷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
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
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精髓大夏皆復閉昆明爲
捴前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
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
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
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以南北道使者既作對紀甚奇

漢使言于外国人〻
軽重不実

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又通前總論當皆事情如掌）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

小国如婁蘭没夭他　阻如多受叉日没夭他　接漢之妙意在言外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此烏孫一節以續上文請婚血脈)。烏孫以千匹馬聘(接先納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

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
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
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
而後發使隨漢使來（節節應前與其人俱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
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
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
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
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

寫諸国以多怀
將蓄作与漢武
以多併之不合妙

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
聚觀者（如書）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
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
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又涉發一層）匈奴使
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
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
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挿）宛左右
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

又由爲漢之極意平諸國

進熟美語如成熟者

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曰以進言爲老成者悼月殺不肯言矣

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
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
蒲陶苜蓿極望（後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
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顊善市賈爭分銖俗貴
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
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
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
天子言曰（絕入宛）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募寫漢伐宛處）
（更精神）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應好宛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
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

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壯士車令持金驅馬入貳師城請宛王馬樂府少年行即

此輩自已下敘宛背漢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

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

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

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罵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

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弱誠以漢摳情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

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

好好

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

史五王意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
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
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
漢武窮兵供狀
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
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
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事作方有原
委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
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
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
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

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輙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怨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歳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

空亦作穴蓋以水之灌
敗其城邑言空者令
城中渴之

一歲而罷役不
似以萬輕鍛賠
而歌按習馬者
乃為錄攻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
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古樂府出
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代宛之
後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
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
千餘匹此安得不怨邪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又復前案
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
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
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

握

邛白錢會稽之溪高以積政

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漢兵降宛）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漢窮兵數十年所得不過如此）

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

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
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
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宛已破又便攻破郁成威康居
功成計遂此從軍樂也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
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
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上邽騎士趙弟以少年能斬郁
成王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輩也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摳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
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摠結前
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

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
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
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
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
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
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
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
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
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
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

文字只如回信故作不了以見[illegible]已

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暗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處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結隱語

太史公太史公信不誣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畢